

說部叢書

初集  
第七十二編

偵探小說

寶石城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洋裝  
一册

# 廣 長 舌

定價  
三角

日 本 幸 德 秋 水 著

幸德秋水爲日本社會黨鉅子。此書雖爲**鼓吹其主義**之作。然於彼國社會之黑闇。以痛快絕倫淋漓盡致之筆喝破之。深爲**有益社會**之作。社會主義雖有過於激烈及不能實行之處。但其足爲**腐敗社會藥石**者。亦未可沒卻。吾國體既更。社會尙未改良。此書**深可借鑑**。譯筆亦極爽利。毫無支蔓。

壬八四九號

丁未年十月初版  
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再版

(寶石城一册)

(每册定價大洋叁角)

原著者 英國白髭拜

譯述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

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

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商務印書分館

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 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閩谿

★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★

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銷

中華  
民國

法令大全

全書八百七十二頁  
布面洋裝一厚冊

一元六角

民國肇建以來。法令之頒布。不下數百種。第坊間多隨時採錄公報。按期刊行。不復分別部居。彙成一冊。凡立法行政司法各部人員。暨法律學校教員學生。以及從事公家職務與一般國民。欲知現行法令大概者。苦無完全之書。以資檢查。是書自民國創立時始。至正式國會成立時止。凡臨時政府期內所頒法律及各部命令。無不採集。計分爲憲法、國會、官制、官規、內務、財政、軍政、司法、教育、農林、工商、交通、地方制度、公文式、禮制、服章、賞卹、十五類。末附優待條件。共計七百餘目。用五號字排印。裝成袖珍本。最便攜帶。誠爲政學界及一般國民檢查最便之書。至正式總統舉定後。以至近日各種條例之頒行。尤爲敏速。已另印新法令一冊。隨時發行。閱者鑒之。

# 寶石城

## 第一章

南洋新加坡者。東西兩洋交通之樞紐也。東西洋之貨物人民。薈萃其間。繁賾錯綜。世罕其匹。故一年中。其地舟車往還。絡繹不絕。有孟尼者。設臨路店。寓客旅。所謂三思客棧是也。行李之往來。靡不止宿其家。車馬喧騰。未嘗一日不闐門塞戶。一夕天既昏。有客突如而入。主人迓之。客四顧詫曰。僕欲止此。豈已有人滿之患耶。僕已倦。請覓一席之地。俾僕少紓其勞。何如。主人貪得無厭。雖室已擁擠。猶語客可宿。乃呼役。撻潔一舍舍客。少須。引去。曲折而行。啟一扉。謂客曰。此室頗精潔。有合貴客意否。客微笑領之。主人乃去。客入室。闔扉加鍵焉。忽回首見鎖穴中。熒熒然有光刺目。急卸外衣。懸其前以障之。若有所作。恐外人自穴中探視其秘密者。旋又喃喃自語。莫辨所語。壁而坐牀頭。自衣袋中出一箋。朗聲讀之曰。三月三日。在三思客棧。卽又自語。去此間。三思棧也。今日非三月三耶。彼等胡尙不來。是必有故。噫。得無設狡謀以

欺我耶。然彼等烏敢爲此。報復權我固有之也。言畢。視窗櫺鎖穴。見無人能察其所爲。乃卸其衣。而緩其腰間所繫革帶。傾出帶中所儲。則拿破崙三。英利銀十五。半英利銀四。又法郎十八也。客檢閱一過。又自衣袋中出墨西哥鷹洋四枚。零星角子當十銀無算。自言曰。此數雖微。顧已足爲此行資斧。余在船上。倘不信彼法國婦人之言。則余不爲葉子戲。而余所有蓋倍於斯。雖然。余未邀彼漢登岸一博。以取回之。則亦俱耳。客言已。靜坐。意殊自適。忽又喃喃自語云。植福孺子。我終不汝疑也。遂檢取其銀。復納原處。啓衣囊。出舊衣以易懸障鎖孔之外套。事畢。仍坐牀頭。燃加注雪加菸一枝。吸之。客面目壯偉。腮方而目黑。髭亦黑而髮則略灰。身高六尺餘。手足雖瘦小。力大無匹。察其神情。酷類一大冒險家。且有堅忍不拔之精神。坐半晌。欠伸而起。啟關出。來膳堂中。呼役夫將穀饌至。出數種酒酌巨觥中。引而進之。逆旅主人設店數十年。未見有客狂飲如此者。怪之。問此酒何名。客啞然笑曰。此名維新酒。因問曰。主人未之前聞耶。遂倚案徐徐酌之。若恐速盡者。主人又詢客姓氏。則曰。旣登黑勒。

食已。又自言曰。日云暮矣。彼等安有深夜至此之理。此信云云。戲我耳。果爾。則吾將有以報之也。言已。卽出門去。步至碼頭。詢一輪船已到未。則固未至。且並莫識其何時來。悵悵而歸。然斯時客步行街衢間。吸價購之煙。而腰橐充足。未或侵人自由。固儼然一守法之貴紳也。夜旣深。不耐久坐。方欲就寢。忽有二人岸然入。並立客前。客見之。躍起。與年長者握手曰。僕意足下今夕未必來矣。不謂足下信義之士。固不我欺。敢問足下何時抵此。答云。今午。因曰。館中尙有空舍。可以下榻否。曰。不知。遂相將往見主人。主人喜出望外。導至一小舍之中。二人布置行李畢。轉身出。遇黑勒庭中。黑勒略與寒暄。卽問吾等之事若何。年長者對曰。夜深矣。此事非一言所能罄。明旦再談可也。於是各歸房就寢。此後來之二客。年長者曰。卓而智。啟化德。其偕來一人。曰。塞第沒司可德。年最幼。性沉靜。寡言笑。喜讀各種史傳。於東洋史尤有心得。其爲人有一特別之狀態。迥不類乎流俗。身短小。長僅五尺。面圓而膚潔。殆類幼童。苟不逼近視之。不知其頰間有一小瘤也。彼能操東洋各國之語言。純熟無異土人。其在

俄國曾爲俘虜。在支那揚子江上下游。曾爲其人士所刑。在安南之東京。曾爲法國政府所鞭。彼與啟化德相處五載。每因細故。輒與之攘臂爭。或至用武。而卒不相離。苟將其往事筆之成書。可得最有趣之小說一厚冊。但今不暇旁及矣。三人中。惟黑勒性怪僻。舉動殊不可測。與可德啟化德大異。顧二人與彼相交久。故終信之而不疑。翌晨。早膳畢。三人聚坐迴廊間。出菸斗吸煙。黑勒先言曰。啟化德。此時可將吾等之事。試一言之。啟化德曰。否否。此地非談話所。未便相告。吾欲偕汝至海口。乘一小舟。至僻靜之處。爲子言之。何如。曰。善。三人卽偕往海岸。賃一小舟。解纜而去。距岸既遠。黑勒急問曰。吾等之事。究竟若何。吾以爲此事必可德君所發見者。啟化德曰。吾語子。此事非特可德君一人所發見。更有亨拿邑地一老人。亦曾言之。當時余等亦弗之信。未嘗不以爲荒誕不稽。及後詳加探訪。悉心以研究之。始深信其言之非謬。因問曰。足下亦知三國華地方否。答云。不知。曰。此安南古城也。其地去支那地界不遠。昔爲繁華富麗之大城。今一變而爲荒寒闐寂之森林矣。此等輿區。詎吾輩夢想

所及者耶。黑勒驚曰。余昔嘗遊一古城。名曰恩伯。余自有此行以後。不敢再入古城。中矣。蓋此等地方。於吾輩誠無一毫之益也。曰。不然。吾今日所言者。大異乎此。彼地所藏之富。珍異山積。寶石大如雞子。大都人世罕覩之物。吾今日所與君商議者。非他。蓋欲往取此大宗寶物。以爲己有而已。黑勒曰。君戲言耶。抑實有是地有是物耶。啟化德曰。此事甚確。望君勿疑。其地所藏之金銀寶玉。不可數計。苟能發而取之。誠一大快事也。黑勒曰。果如足下言。則固甚善。但足下何由審此。啟化德曰。吾前此已告足下。此可德君所發見者也。彼讀往籍。乃得實據。余又於數年前居亨拿邑。常聞彼老翁言之。且吾更聞有法國人某者。曾一至其地。歸而著一書。言之甚悉。謂據土人所言。亡城之中。埋瘞寶物極多。黑勒曰。此古城之大小何若。啟化德曰。較英倫尤大。言至此。更莊容朗聲以實之。而黑勒似仍有所未信。漫謂之曰。啟化德。足下誠欲覓此乎。寶石之果有與否。姑置無論。顧如此大城。恐亦世界所無。吾以爲足下所聞。或未確。藉令今日起行。直至吾三人皆老死。恐尙不能得此大城也。啟化德嘆曰。足



下猶弗之信耶。此事固非余一人言之。昔有一支那遊客。曾於某年經過此森林。以弔彼破壞之古城。事後言之歷歷。因顧問可德曰。可德。足下曾憶此爲何年事乎。可德應聲答曰。此一千二百五十年事也。啟化德曰。是矣。此支那遊客。曾述此古城歷史。並珍寶之多寡甚悉。黑勒曰。雖然。彼未嘗語人以珍寶所藏處也。吾等安從尋得之。啟化德曰。無妨。吾有善策。必可得之。君無慮也。蓋吾輩作事。全視乎智慧。苟吾輩而有特識。卽疑難之事。何難立剖。可德曾參譯此支那遊客之書。其中有言。戎王引彼觀珍異之室。彼一觀此種種奇寶。驚惑之餘。至不敢睜目而視。此足徵其言不謬也。其中又有一節。言國王每決獄。必坐於三頭大象之廣場中。余等前往。第覓此三頭大象之處。此處既得。再求其他。當不難迎刃而解也。黑勒曰。足下安知此大宗珍寶之仍藏其地。而不爲他人所發乎。當其國人去其地而他適。豈獨忘徙其珍寶之理。以吾測之。珍寶必無在也。啟化德曰。否。否。子毋辯。試聽我說焉。當六月以前。余如母曼。邂逅一法國人。彼久客安南。身擁厚資。任意揮霍。余頗怪之。私叩以其資所自

來。則曰。余在某地。發見藏鏹。其數之多。殆如泥沙。余得任意攜帶。其後爲彼處支那人所逐。不能久居。遂逃而至此。吾今將以此冗長故事。約而言之。余後此設計籠絡此法國人。彼遂將藏寶之區。舉以告我。黑勒曰。如君所言。則此事信不虛矣。然君烏知此法國人必不再至其地。而盡取其所有乎。啟化德曰。以吾觀之。此法國人。決不爲此。蓋彼乃一嗜酒之徒。無日不飲。每飲必醉。彼囊中資財既足。飲之不暇。何暇跋涉山川。再履其地乎。可德曰。以余所聞。則此法國人。早醉死矣。黑勒又問啟化德君以何術誘此法國人。其告汝之言何若。啟化德自衣袋中出一紙。曰。其所告余者在此。此中雖未明言。然亦可略見一斑。於是以紙授黑勒。且指示曰。此卽其廟宇而吾所欲覓者。乃其紅點所在也。黑勒讀已。曰。此事誠確。然君等何爲而邀我同行乎。啟化德曰。吾等此行。欲得一二良友。以爲臂助。故約君偕行。蓋人數既多。則他人乃不敢犯我也。余意速部署一切。此行愈早愈妙。三人議既定。卽歸旅館。自是以後。黑勒較常尤靜嘿。竟日如有所思。夜既深。入房就寢。自言曰。吾將有所作爲也。啟化德誠

狡。可德誠智。然吾何懼焉。言已大笑。解屨登楊。翌日。三人遂乘輪赴龍宮埠。

## 第二章

啟化德可德黑勒等三人之出發。攜二蒼頭以行。皆土人也。旬日後。已抵三國華林木之中。探察數日。時喜時戚。喜者。以爲大富指日可求。戚者。又慮藏寶之終不可獲。或虛此行。一日。日停午。至一澗谷旁。忽發見亡城基址一座。三人大喜。咸爲解頤。旋於城內覓得一廟宇。卽啟化德等前時所言者。黑勒見此。顧啟化德可德曰。今日得此。甯非天幸。蒼蒼者既與我此機會。我等必盡探其秘。使無遺恨焉。不然。寧死勿返也。啟化德聞言。勒馬歡呼。手足爲之舞蹈。惟可德則默默然。如有所思。不發一語。三人超乘而行。深入谷底。築營以居。次日。辨色而興。各言大富可以立致。舉欣欣然有喜色。早膳畢。策馬爭進。並攜鎗械以行。留二蒼頭以守營堡。斯時也。旭日漸昇。野鳥磔格。風動林樹。別有奇景。三人策馬向古城前進。途間殘磚碎石。在在皆是。此一望無垠之廣漠中。杳無人跡。景象至爲蕭颯。所蹀躞其間者。惟彼主僕五人而已。行一

小時。已及古城之外。則潢塹繞城。石橋橫焉。旣入城。城中衰敗零落。雖已數百年之久。而宮殿房舍。其基址一一可數。城牆皆大方石所築。其最小者。亦須五六人之力。乃能移動。入城未遠。卽見空地一方。作四方形。廣長百畝。自此可通入全城各街衢。再入則更有一內城。較外城尤高數丈。其中宮殿。尙有未全倒者。當日制度莊嚴。尙堪彷彿。街道皆四通五達。寬闊可行。黑勒勒馬謂啟化德曰。美哉觀乎。此宏大諸宮室。非最有福之人。其孰能居此。因又問啟化德曰。子古城一言。果不我欺。顧三頭石象之廣場。又安在哉。可德代答曰。子母躁。吾等勉力前進。勿稍遲緩。將必可得之也。言次。三人又入一街。街旁有極高之石級。拾級而上。旣盡。有一大門。彫刻之精。世罕其匹。門以內。則王者之宮室在焉。層樓傑閣。雖半多傾圯。而氣象自雄。更有一巨塔。峻絕無倫。直插霄漢。可德乘馬爲導。盡力以進。又移時。竟得其所欲至之處。其地果爲一廣場。四角各豎以三頭石象。啟化德見之。大呼曰。敬謝上帝。吾等已得之矣。上帝加佑。不半日而得。詎非大幸。吾等至是。更無可憂之事矣。二君盍略一憩息。再行。

探訪乎。黑勒曰。否。吾以爲無庸息肩。可便進探。夫吾等此來。非爲雞子大之寶石。無量數之珍物乎。凡此諸物。今不啻已入囊橐矣。不速取之。而歸我文明故國。尙欲久留此不毛地乎。二君試一思之。當亦以我言爲然。遂又謂可德曰。可德君。今既至此。寶物安在。可德曰。日云暮矣。今日不及發掘。旦日再來可也。因問啟化德。足下以爲何如。啟化德曰。此言正合余意。於是三人遂並轡而歸。行間。啟化德可德皆大歡喜。惟黑勒反愜愜不樂。翌日。朝曦未上。三人已起。早餐畢。相將而出。既抵昨日所至之處。啟化德自馬上擲鋤鏟於地而言曰。余有一言。二君聽之。吾以爲吾等覓寶。別無他策。惟有擊地而辨其聲。今寶物既在此廣場之中。吾等必寸寸擊觸。以探其所。在。乃指謂黑勒曰。吾友專探其右。又顧可德曰。吾友專探其左。余則探其正中。吾確聞寶物實藏於此。藉令今日不得。則明日再來。明日不得。則後日再來。縱費一二月之久。仍勿休止。務在必得而後已。於是三人皆下馬審察。以鋤觸地。逾刻。並無迹兆。黑勒不能耐。忿然擲鋤於地曰。何如。吾等此次遠來。究有何益。余不幸爲若輩所愚。

牽率至此。徒受跋涉之勞。終無所獲。當未經出發以先。余已知其無效。蓋余之掘寶。非一次矣。余當發誓。此其末次。以後決不再爲此愚謬事也。啟化德聞之。不覺大怒。亦擲其手中之鐵杖。握拳厲聲而責黑勒曰。汝何須臾不能爲靜耶。倘再爲此言者。吾忿將不能復忍。請飽我老拳。汝何不安分乃爾。汝知吾等挈汝偕來之意乎。吾等所以挈汝至此者。不過欲互相爲助。藉收一臂之效。俾此大事。得以早日告成。不然。挈汝偕來奚爲者。夫天下事。莫不先難而後易。徵諸事實。在在可見。是故猛勇精進。爲吾人辦事格言。今當我等悉心研究之際。乃君擲器嫚罵。是誠何心。且此何時者。吾三人搜索寶物。不過食頃。何遽知事之必弗濟耶。少頃。又曰。吾視黑勒君。誠無同舟共濟之志。當離龍宮埠時。屢出怨言。吾等皆弗之責。吾今誠恐事敗垂成。故不得不一言相勸。君欲擁巨資。作富家翁。而分毫不能作苦。烏乎可耶。足下請自思之。黑勒曰。足下所言。吾亦不之顧也。我今自覺吾等之爲此事。其愚可笑。二人互相爭辯。刺刺不休。而可德若無所聞。輒一人擊地辨聲。惟寶物是求。獨往獨來。耳目殆廢。二

人喧爭未已。忽聞可德歡呼之聲。驟然而發。蓋彼已於廣場之一隅。荒藤茂草之下。有所發見矣。啟化德及黑勒聞其聲。爭論遽止。狂奔而去。既近。啟化德急問曰。小友乎。汝果見何物而歡呼耶。可德不答。以鐵杖擊地者三。聲隆隆然如鼓。其下之爲空洞。觸耳可辨。啟化德聞之。大喜曰。得之矣。我以爲何事。乃珍寶之發見也。黑勒君。今竟何如者。此其下非寶物而何。黑勒至是。亦大喜。三人謀將上蓋之大石一方。先行移去。試掘之。似易動者。竭三人之力。共以鐵杖撬之。連開大石。則其下爲一黑洞。深不見底。黑勒一見。驚曰。噫。此恐未必爲寶穴也。吾請先去一探。二君以爲若何。請早言之。啟化德曰。吾帶有火炬無算。可急取來。入洞一照。於是一人獨乘馬歸營堡中。以火炬十餘至。相將入洞。洞中有石級。歷階而下。初甚窄小。僅容一人許。既漸廣闊。而路甚滑溼。行頗艱。已而漸達其底。則一甬道橫焉。甬道兩旁之石壁。光滑可鑑。返照火光。熒熒射目。三人促步而前。良久。甬道猶未盡。啟化德行次。忽謂黑勒等二人曰。以此證之。彼法人所語我者。殆必不謬。言未畢。聞前洞折回之聲。如雷震耳。啟化

德又曰。彼法人謂余歷石級而下。爲一甬道。甬道盡處。卽通寶房。於今灼然可見矣。良友乎。好自爲之。我等速至寶物所在之地。勿少緩焉。二人乃應聲奮步。疾行以進。然心中則仍疑念百出。殊不自安。以爲吾輩冒險深入。置身於此深渺不測之地。彼法人曾謂有支那人往來於此。倘爲所見。則身命殆矣。蓋支那人設經此地。見洞口大開。識破我謀。移石蓋之。則吾三人縱有通天之力。烏能出此。不將生瘞其中耶。正疑懼間。忽啟化德持火導入一處。容積甚寬。四圍以奇石砌成。地亦平坦。壁上彫鏤之精。摹繪之工。爲從來所未覩。兩旁窖櫃錯列。窖櫃之中。實以古瓶磁甕之屬。試一搖動。則重而有聲。去其蓋而傾之。皆赫然珍物也。黃金寶玉。玩好珍奇之類。燦爛晶瑩。殆如山積。三人喜極。目眩而不能視。舌橋而不能言。良久。黑勒忽伸手入一寶石之瓶中。取出數石。謂啟化德可德曰。卽此數石。已可稱吾英國一銀行之價值矣。啟化德始言曰。余喜極欲狂矣。余必暫出洞外。以呼吸清新之空氣。不然。將喜極而死於此黑暗之寶穴中。而不能出矣。言已。持火前導。三人於是踉蹌而出。抵洞外。則日



色將暮。太陽已入地平綫之下。倒射空際。雲霧都作種種奇麗色。三人對此佳景。亦不知玩賞。惟一心狂喜而已。既自洞中出。環坐石上。出所攜帶之寶石。略一審視。便知其皆無價之寶。蓋彼三人皆深識寶石者也。黑勒至是。忽自石上一躍起。以啟化德在新加坡語已之言。還語啟化德曰。此誠一大快事也。又曰。此下有斯物。不知其幾百千萬。好友乎。其知吾儕今爲世界上最富之人乎。諸君請勿忘今日之快樂也。言訖。手舞足蹈。不能自己。蓋其時彼之惡癖。已盡歸無何有之鄉矣。忽又曰。卽此區區者。已可貨得百十萬磅之譜。余非不識寶石者。此言當無謬。諸君乎。吾等請再入穴中。悉取其所藏以歸。何如。啟化德曰。日云暮矣。吾意不如且歸。明旦再來。可作竟日搜。不尤愈乎。請趁此天色未昏。速歸營堡。勿露宿於此荒僻之境也。黑勒曰。卽如此。亦無不可。遂起而運石。掩其洞口而行。黑勒忽又曰。吾等初撬大石以入斯洞。固覺甚難。今何蓋之殊易。此必有其故。殆非佳兆耶。吾緣是而恐吾等必不能安全。以我思之。不如乘此機會。速入洞盡取所有以行。蓋風雲無常。頃刻可以千變。此誠不